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上塵天影

第四回 賢主賓私室聚家常 癡兒女香房留表記

按當日蘭生隨假山峰倒後，嚇得眾人一跳。許夫人連忙同霞裳、月佩上去攙，這一個盆在蘭生頭上滾過，顧母嚇得喚阿呀。罵小廝堆得不堅牢，又罵還不去救，蘭哥不知怎樣了，一面連忙過來看，口裡叫心肝。霞裳等已把蘭生扶起，顧母道：「到底怎麼？」許夫人道：「不相干，不過額上擦傷了油皮，老太太不要急壞了。」顧母念阿彌陀佛，又叫心肝不要嚇。霞裳、月佩扶蘭生坐在一隻藤椅上，雲錦替蘭生輕輕拍著心口。許夫人已命人取了熱手巾來，在蘭生臉上輕按。珩堅忙去取了止血藥水，絲綿浸了，用青色的洋巾替他包好，便向祖母、母親道：「不妨事的，還算好。」遂七手八腳的把蘭生攙扶到房裡，大家跟了進來。顧母問他怎樣、蘭生面色微白說：「不怎樣，敷了藥水略有暈痛。」珩堅道：「本來太得意了，奔來奔去，我知道必定要弄些事出來，這回子樂極生悲。」霞裳已去熬得參湯一大杯，蘭生喝了。覺得頭暈略好，催顧母：「去睡罷。母親姊姊也去睡，我並無什麼。睡了一夜，明日便好了。」顧母不肯便走，等蘭生睡著方回房去。此時珩堅又去督著人把菊花山堆起來，又將客堂收拾清楚，方回房安歇不題。這晚老太太甚不放心，命大丫頭霞裳前來服侍。夜半以後，蘭生身子微微發熱，霞裳和衣睡在對面涼牀上，聽得呻吟，便問要喝湯不要，蘭生道：「覺得身子冷，你把熱參湯給我喝一口，再替我蓋一條被。」霞裳便取一個西洋白磁杯，用手巾擦了一擦，在雞鳴爐上倒了半杯，拿到牀上。一隻手鉤起了蘭生的頭，給他喝了，扶他睡好。摸摸額上果然有些發燒，遂取了一條玉色湖縐和合鴛鴦被，先把香水瓶揭開，用橡皮拈囊噴了些香水，然後輕輕蓋在蘭生身上，兩肩壓塞得緊緊的。許夫人夢中驚醒，問：「怎麼？」霞裳尚未睡下，說：「大爺有些發熱。」許夫人連忙起來，摸了一摸，說：「小寒熱，恐怕失了喜，替他招招喜神罷。」於是叫月佩、風環起身，許夫人淨好手先到灶前，拈香點燭向灶神拜禱，然後回房，命小丫頭照了一盞明紗燈，風環抱了蘭生的衣同霞裳、月佩到菊花山邊覓喜蟲，自己喊起暗香守著蘭生。

卻說三人到菊花山邊，月佩嘴裡只說：「蘭生回來罷，蘭哥兒回來罷。」霞裳答應著：「噢。」風環只是笑，霞裳罵道：「小蹄子什麼好笑？」風環只得止住了，一眼望去便道：「月佩姐姐，你看那朵白菊花心裡有一個蟲兒。」月佩命小丫頭一照，果然有個金背長腳蜘蛛在那裡吸香味兒，於是連忙輕輕捉了，包在折疊好的小紅紙籠裡，然後置放蘭生衣服中，向風環道：「須輕輕的抱。」於是大家進去，嘴裡說：「蘭哥回來了。」風環只抵著嘴兒不敢笑出來，隨著霞裳、月佩次第前進。此處到內房隔一小院，小院裡邊是女客廳，入內方是上房。家人捉了小蟲兒，心中甚喜。將蘭生衣服裹好了，迤邐而入。方轉過菊花山，到屏門，忽一陣旋風，呀的一聲響，將客堂西南角一扇隔窗吹將開來。門開處，黑十的走出一個東西來，眾人初時疑是眼花所致，不留心是什麼。大家回首一望，小丫頭眼尖，說牆角頭一個鬼，眾人看時，果然見有一物，黑沉沉的在窗外一隱。庭心裡簌簌屑屑似行步聲，這陣風還到窗外，庭竹瑟瑟然，梧桐的葉落下來槭槭然。小丫頭手中的燈頓時暗起來，大家無不毛戴。風環膽最小，連忙向裡頭跑，小丫頭見燈火綠暗，好似鬼到燈籠上攪來似的，嚇得發抖，忙把燈一丟，火竟熄了，便在暗中極囁起來，幸月佩、霞裳有見識，約住二人，不許嚷。

此時珩堅也起身，同暗香陪著母親，聽得外邊嘈雜，立命暗香照燈出來。風環走得快，抱了衣服，恰恰與暗香撞個對面，暗香道：「你們這班輕狂小蹄子，小爺睡著在那裡，叫你們請個喜，只管當作玩意兒。」霞裳、月佩道：「你罵誰？我們本來不能幹事，誰似你能幹？」風環道：「都是小丫頭子嘴快，說看見黑鬼，燈都給他滅了。」霞裳在後面罵道：「什麼是鬼，我們是眼花，小蹄子偏有眼睛，得了雞毛兒當令箭用的，輕事重報。」許夫人、珩堅聽得了，也出來問什麼鬼，暗香道：「理他們。」話猶未完，只聽外邊口羽呀口羽呀的三四聲，連裡頭許夫人都聽得明白。於是心中鹿撞。此時大家都進了房門，許夫人不好說是鬼，只得說道：「那是怪鳥聲音，常常有的。」把眾人勉強穩了膽。風環臉都失色了，許夫人道：「喜呢，霞裳方說蘭哥兒回來了。」可見此時霞裳也嚇呆了，不過嘴強耳。月佩把房門掩著拴好，暗香道：「蘭哥回房了。」霞裳將喜蟲籠取出，放在蘭生枕邊，說：「蘭哥好好睡罷。」風環把衣服輕輕蓋好，大家不敢驚擾。許夫人聽得鬼聲，坐在榻上納悶，眾人見許夫人不言，也不言，坐著各想各人的念頭。珩堅倒了一杯茶喝著。

此時靜悄悄兒的，珩堅催母親睡。霞裳看鐘錶上已是五點一刻，忽荒雞亂鳴，街上柝聲五轉，許夫人道：「天明了，我睡了一回不要睡了，還是你們去睡罷。」霞裳道：「我也不睡。」於是風環、月佩、小丫頭、珩堅、暗香都去睡。許夫人同霞裳陪了一回，摸摸蘭生，已經出了汗，睡得正濃稍稍放心，也胡亂睡倒。

卻說蘭生沉沉睡去，走到一個所在見一片重洋，茫茫巨浸，陰霾慘黯。岸邊禿樹乾株，槎桠偃蹇。樹林盡處山石嶙峋將海隔蔽，想道我曾經出洋，到過東海，怎麼不見這等地方？遲疑問，似聞哭聲一片，仔細一看，好似長崎的佐賀島，有大橋一條，只剩兩塊，下邊黑茫茫急水，深不可測。對岸黃沙漠漠，流火融融，煙塵亂飛，不可向邇。又似不是佐賀地方，遙看有女子一群，臨河哭泣，再一看時，原來有大蛇惡獸追這一群女子。幸虧一排密樹掩隔，蛇獸一時追不上來。蘭生驚想：這些姑娘，為何跑到這個地方玩？我又不能去救，這便如何？正在著想，聽得後面人聲，回頭看時轉出一個和尚，領著一個年少書生，和尚大喜，向蘭生道：「你也來了，快些去救歷劫花神。」蘭生看和尚雖極醜，卻慈光可挹。書生一片愁容，遂無暇問其姓名，跟了便去。那裡能渡到對岸，只見書生取出一柄尖刀，自己破開胸膛，挖出一顆赤紅的心擲到水中，蘭生大叫道：「人不去救，自盡有什麼用？」和尚、書生均說道：「你自不去救反來管我們？」忽見一顆心在水中變了一朵極大的青蓮花，同小船一般，泛近對岸。書生負痛泅水，扳登花內，那些女子都跳到蓮花上來。書生一一援手，第一個女子豐面修容，第二個雙眉清秀，第三個婀娜可憐。書生創口的血只管冒出來，蘭生見了大為不忍。也就袒了衣要去救，忽書生腳力一鬆，倒入海中，隨流去了。和尚、女子大聲呼救，蘭生也叫：「快救快救。」聽聽有人說道：「心肝，不要慌，明兒請醫生來救就是了。」蘭生忽然醒來，出了一身汗，乃是夢中許夫人在牀邊叫他，而女子哭聲尚在耳畔，遂定了一定神，自想噩夢奇怪。霞裳也起來問什麼，蘭生搖頭說：「沒什麼，不過夢囈。」因要了半杯參湯吃，便道：「母親同霞姊姊還沒睡麼？天明了，快去睡。我出了這汗，大好了。」許夫人、霞裳聽他言語清楚，自是歡喜。天已大亮，也不去睡了。趕緊梳了頭，洗了臉，大家都已起身。顧母先趕過來，看蘭生業已退涼，心中方慰。許夫人把鬼叫的事稟顧母，顧母點點頭。忽蘭生嚷道，霞裳因服侍他吃了一小碗燕窩粥，又要嚷，起身說：「醫生也不必請了。」顧母叫他再睡片刻，蘭生大嚷不肯。於是霞裳服侍他穿衣起身，頭上包著巾子，戴了風帽。顧母吩咐不許到外邊去，只許在堂屋裡走走，避風要緊。又見霞裳服侍頗有心腹，就撥給服侍蘭生，管理衣服飲食。夜間睡臥，代為掩被。又當面吩咐蘭生要聽霞姊的話，又諭霞裳要盡心伺候，後來自有好處。倘蘭哥和你強，你來回我，你也不許替他遮飾。二人唯唯。心中自是願意，顧母的大丫頭缺，將許夫人處的中等丫頭名春喜的補了。顧母回房，因蘭生無恙心中稍釋。

午後，叫許夫人、珩堅去商議隔夜見鬼一節，珩堅道：「我早已說過，此宅我們已經住了二三十年向來吉吉利利的，現在不知何故有鬼，必是陰氣太盛。況蘭哥兒昨日又遇著這件事，不可不防。若上海新屋能夠早完，我們何不早搬進去呢？」顧母道：「我也這麼說，聽得順唐日日催工，洪舅子又很妥的。我們這個裝修修寄了去，若肯趕緊，半個月都舒徐齊集了。我們士貞不知何意要到明年正月才遷移，糊塗到這麼著。更且裡面的小花園是人家讓割下來的，又不用修、就是要修，我們先進了屋，等他修也使得。」許夫人道：「雖住在這裡，勉強過冬，到明年終是一搬。」珩堅道：「今年若要搬，須先通知老爺，一面寄信給胡先生，叫他多招工匠趕緊修理著。半個月內需要完工，我們方可以擇期遷去。」顧母點頭道：「你今就去寫信，照我意思十月中必定要走的，寫好了就寄。」珩堅答應便去寫信了。二人又談了一回，只見小丫頭來回門上楊泰候示，許夫人道：「喚他進來。」小丫頭去了一回將楊泰領進，向顧母、許夫人請了安，回道：「胡老爺、舒老爺從上海來，因大爺不見客，請老太太、太太示下。」顧母道：「你

見過大姑娘沒有？」楊泰道：「見過了，大姑娘正在寫信，吩咐把行李起在東書房，兩位老爺就住在那裡，又命我到上頭來回。」顧母道：「我正要見他，你先去和他說。」楊泰去了，顧母換了一件衣服，雲錦扶著到東書房來。

原來胡順唐因土貞匯來銀十萬兩，親自送來。恰值舒知三也要望望太姑母，所以一同起身。那知三，名家泰，安徽人，是顧母的內姪孫，已捐職，以知縣在江蘇候補。舒太君出去見了，請安問好的套話，自不必說。知三又進來見許夫人，望蘭生的病，珩堅小姐也出來相見了。大家談起搬家一節，知三道：「新宅子現在只有門窗欄杆未好，油漆都已乾了。大約出月中旬通可以告竣。匪士又是精明不過，不肯叫他遲誤。不知道表姻丈何以要明年遷移？」許夫人道：「老太太已經定了十月遷去。」珩堅道：「我檢通書十月廿七最好。」蘭生道：「這麼著，我們就是十月廿七遷移。橫豎房子多，連寄娘一家也一齊遷去，省得兩地分開，牽腸掛肚的。」珩堅笑道：「你又呆了，他們為什麼遷？就是要遷，也未必肯同我們一起。」許夫人向知三道：「你陽家沒有去過麼？他們均新回來，你該去望望。」知三笑道：「他過上海，已經敘過了一回，匆匆得很。此番本來要去，因先到此間，停一回再去了。」於是又談一番別話，知三方要動身，老太太同順唐進來了，順唐本係老親又是舊賓主，所以一家都見的。顧母命知三一回到自己房裡談談家常及祠堂墳墓的事，問父親健不健，兩位內曾姪孫讀書不讀書，恐怕要娶媳婦兒了。知三一回答，見顧母無話，方出來到百川通銀號去領銀。上燈以前，都兌准送來。珩堅收訖，寫了收條，一面寄收銀復信到東洋，與十月念七遷移之信一並寄去。晚間知三被芝仙留住，芝仙方知道蘭生有恙，子虛一則要拜會，二則探問蘭生的病，所以到顧府來。顧母出去見了，談了長久，子虛臨走，順唐送了出來。許夫人因談及交卸房子一節，顧母道：「陽親家也未必空，趁胡大爺在此，明日便請他去交割寫紙，將典價收回。倘他湊不及，後來拔還也使得，何必婆婆整整的不了事。」許夫人笑道：「老太太做事實在爽快。」顧母笑道：「我年輕時節，在娘家也同珩丫頭一樣，幫著娘老子當家。事務也煩，也沒不了的。現在有了年紀，還有些老性急，你們不要笑話。」說得大家笑了。當夜各散安歇。

次日順唐便去尋了房主，把顧母的話說明了，房主甚喜，約初十交易，便傾筐倒篋的去搜索起來，只湊了半價，其餘立於欠紙。按年拔還，說明到顧府遷移之日，便來領屋彼此允洽。其款至五年始清，均是後話，表過不題。

初九這日，顧府請客。蘭生病已大痊，頭上包著手巾，一早就起來逼著顧母打發轎子去接陽府的人。到午刻吃了飯，陽府還沒人來。蘭生好不耐煩，直到未刻，芝仙先至，往東書房與知三、順唐相敘。雙瓊還不至，蘭生急極了，差人去催，雙瓊方坐轎而來。顧母怕蘭生受風，不許他到外客堂。芝仙雖是新親，但和顧母、許夫人一向見慣的，所以也進來相見。此時雙瓊方到，蘭生埋怨他太遲，雙瓊與眾人一見了。蘭生又見芝仙進來，仍包了頭接進去，笑道：「賤恙不能遠迎，抱歉之至。」芝仙進房裡，見顧母、許夫人和雙瓊坐在那裡談家常話兒，丫頭站滿一地，芝仙便搶上前去和顧母、許夫人請了安，又替父母請安問好，大家都立起身來。雙瓊笑著起身招珩堅去了，眾人也不留心。芝仙揀著一只小杌子，正襟危坐。顧母道：「芝哥久在外邊，到底有閱歷，比蘭哥老成得許多。」許夫人道：「長也比蘭生長，學問想更好了，丈母看女婿越看越有趣。」芝仙道：「姪兒從家嚴在日本多應酬，讀書上是有限的。不過得空兒寫寫字，看看書。」許夫人笑道：「你蘭弟回來後把西話都拋荒了，你們兄妹今兒可以考他一考。」芝仙道：「聞得府上轉瞬遷移，聚首不多時了。」說著只聽得側首房裡啾啾嘈嘈，看過去，有幾個丫頭立著笑，許夫人道：「客來了不去沏茶，這麼輕狂，成何規矩！」只見門簾開處，霞裳忍著笑捧茶進來，風環揣了一盤茶點，吃吃的笑進來，點心都敢拋出來。顧母問：「什麼這般樂？」聽得裡邊雲錦笑道：「珩姑娘要雙姑娘捉迷藏呢。」顧母、許夫人知道他臊，也幾乎笑出來，只得忍住了。芝仙假裝不聽得，又坐不住，因辭了出來。蘭生送到門口而回，方進內房門口，只聽得珩堅罵聲、雙瓊同丫頭笑聲。到了房裡見珩堅臥在榻上把衣袖蒙了面，雙瓊揭扯開來逗他，又叫他起來，笑說：「貴客來了，你怎麼不見？」一語未了見蘭生進來，雙瓊笑道：「你阿姊不理我呢。」珩堅罵道：「少輕狂些罷，你來了便要淘氣，將來不得好死。」蘭生笑向雙瓊道：「何苦呢？姊妹相見了，正經話兒不說。」遂把雙瓊拉過，珩堅也坐起，面飛紅，臊得不得了，冷笑道：「瓊兒教你將來仔細。」便喚暗香把手鏡子取來，暗香便去取了，給他一照，因笑道：「瓊兒恁得我好，旁邊的短髮多散下了。」於是坐到窗口，叫暗香：「索性把奩具取來，把抵子兒來替我抵一抵兒。」暗香笑著取了來替他先把迦羅香刷拭，然後和他抵好了，把花替他戴。此時顧母已回房去，許夫人命風環、霞裳把筵席預備，再去移了十幾盆菊花，利利落落的挪在老太太的房屋裡。內眷們便在那邊去賞，這裡蘭生、雙瓊看暗香替珩堅整妝，心中樂甚，雙瓊笑道：「姊姊這會子開面了。」珩堅便把刷子蘸了刨花水向雙瓊一灑，卻未曾灑著，嘴裡罵：「小蹄子，我收拾好了來問你，看你敢強不強。」一面又要把刨花水灑，嚇得雙瓊逃出後房門，蘭生笑著跟出來，說道：「好姊妹，不要這麼跑，仔細栽倒了，我有話兒問你。」雙瓊停了步，蘭生走上去執著手，同行到小廊下，因低低笑道：「妹妹那一天不是說要送我東西麼？我幾天盼想得什麼似的，今兒好給我了。」雙瓊笑道：「那裡得好東西送你？哄你呢。」蘭生不依央告道：「前同窗時節，我怎麼送許多好東西給你呢？今兒求好姊妹一件東西都不肯，要是不給我，你把我以前所送的東西還我。」雙瓊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我給你東西，你可有東西給我？」蘭生道：「我有一個玩物，早替你留下了，這回子給你。」因解開裡襟，在釦子上取下一物，交給雙瓊道：「這個好不好？」雙瓊道：「你把這欄門拴上，恐怕小丫頭子進來。」蘭生便去閉了，再進來，雙瓊看這件東西是一個白玉蟾蜍，兩個蟾眼天生就如紅豆一樣，大紅得嬌豔，十二個小字云：永相契，心何疑，長守此，不分離。玉色頗覺溫潤，雙瓊大喜，便問：「你從那裡得的？」一面說一面便收起來，蘭生道：「今春跟老太太到金山燒香下船時，一個和尚送我的，老太太命我自己收好，所以留給你，現在你送我的東西呢？」雙瓊道：「你真忙。」遂揭開兩重衣袖，見裡頭穿著一件著肉緊身雪絲汗衫，衫袖縮了四個絲帶明角扣，將扣解開，翻過袖管來，有一個小布囊，縫貼在袖內。用一條白絲線湊結了囊口，解了線，在囊中取出一物，圓大如錢，寶光金燦，共有一樣的兩個。有一個自己仍舊收好，一個送給蘭生，說道：「你須藏好，不要給人知道了笑話。我做這件東西，不過明珠見過一回，現在除你我明珠之外沒得第四個人知道的。你千萬仔細，不可泄漏遺失。」蘭生看時，是一個西洋小照掛匣，製造極精，光亮如鏡，卻又極輕，因問：「什麼東西？」雙瓊道：「外邊殼子是銀片做的，銀是六十四種原質中的一種，裡面底板是白金的，我費了半月多工夫方制成這兩只，你把這繫線的柄一捏，就開了。」蘭生便照法開，看見裡頭嵌著一張雙瓊的半截小照，笑臉含嬌，栩栩欲活，外用薄玻璃嵌好，蓋面鐫著幾行字云：「陽雙瓊十四歲小照，制贈蘭生哥哥珍玩。」蘭生狂喜，如得至寶急急藏好，大家便笑嘻嘻的走出來。只見珩堅忽然走過來，笑道「瓊兒你兩個人做什麼？和你算賬！」雙瓊央告道：「好姊姊饒了妹子罷，便是妹子不好，得罪了姊姊，姊姊也應該擔待，念妹子年紀小，包荒包荒。」珩堅見他說得可憐，便饒了說：「下次再這麼恁人我不依，我們到老太太那裡去罷，兄弟也來。」於是三個人大家到顧母處，只見高高低低菊花擺著一地，顧母道：「不要玩了，等坐席罷。」於是幾個人隨意說笑。

少頃上燈坐席，內客堂請了諸又人，連芝仙、知三、順唐四人一席，這裡顧母、許夫人、雙瓊、珩堅、蘭生一席，蘭生忌口只吃些素菜。霞裳斜坐在顧母、蘭生中間斟酒相陪，直到半夜方才散席。芝仙辭別回去，又人同走，出門分路。雙瓊被顧母、珩堅留住了三天方去。初十日順唐去領了典價，諸事妥帖。子虛請知三、順唐替他餞行，談了一回芝仙的親事，說現在我便想同芝兒進京替他捐一個功名，明年二月回來。同他迎娶之後，我的向平願也完了，知三諾諾答應。當夜回來，便和許夫人談起，叫他預備。次日便和順唐回申，顧府因將要遷移，須用幾個可以信得的老成得力家人，便托人招選。到月底方得了兩個人，一個崑山人姓徐名起，年紀四十多歲，寫得一手好字。一個是吳縣人，姓秦名成，五十餘歲，是子虛薦的，明練忠誠，本是鹽商汪姓家舊僕，汪姓敝落，秦成痛不欲生，只有一子，在外國兵船上充當修理槍炮的工匠，久無音信，秦成遂投托到顧府來。許夫人看他辦事勤懇頗中心懷，遂稟明顧母，派秦成為總管。初時眾人不服的，多背地裡議論，要想傾軋，說不知那裡走來的老猴子，反走到前頭管起我們來了。門上楊泰是有了年紀的人勸他們不要多心，大家吃主人的飯，沒事便好。眾人聽了，過了七八天見秦成勤能和氣，始終一心，方大家佩服起來。秦成大權在握，正己率人，並無苟且。人家想不到的，他從中提醒；人家畏縮不肯做的，他自己任勞，不肯推到別人身上。因此眾人又愛他，又畏他，此是後語。不過秦成過來了，常有憂愁之心，叫人問他，又不肯說。許夫人因子虛薦來的，

陽府必定知道。遂命蘭生請芝仙來，問他來歷，芝仙道：「這是姓江的轉薦的，我去叫江老五來見老太太。」

次日江老五果然來見蘭生、顧母，因他年紀尚小，請他裡面相見問其緣由，老五道：「說也話長，秦成本汪氏舊僕，汪姓係皖江休寧人，世代做揚州鹽商。兄弟兩人，哥哥器倫兄弟號楚君，一父異母兄弟，上代都死了。」顧母道：「莫非就是汪百萬麼？」老五道：「是，他家況現在不堪了。初時兄弟同居，器倫獨管鹽務，甚不務正，楚君專志讀書，中了一榜舉人，最喜揮霍，有了錢任意使用，不想稼穡艱難。阿嫂見他如此浪使，便不以為然。那一年楚君的夫人蘇氏，又費了二千金替夫納寵，以延嗣續。這位如夫人姓孔，既美且賢，大夫人十分愛他，器倫更加不喜，遂同他分居。楚君頗有傲骨，得了一份萬餘金家產，也不和阿兄爭多少，遂挈眷住到蘇州闕姓家中。所有鹽引，均歸器倫。楚君到了蘇州，舊性不改，有等游手好閒，看見新搬來的手頭撒撥，便想從中取利前來慫慂。於是三尼兩舍，問柳尋花。大夫人又極賢淑，孔姨娘更不能管了。不上五六年，其分產一齊消盡。幸虧揚州還有一所住宅，去賣給別人，得了三千金回蘇。遂頓改前非，妻妾三人，便安安逸逸過起日子來。豈知蘇夫人，得了不起之症，不上兩月，便死了。楚君悲痛異常，誓不再娶。因孔氏為蘇夫人鍾愛，便扶了正室。但膝下並無子女，孔夫人便想出一個方法來。」當江老五正在說著，忽秦成叫小丫頭送來上海胡順唐的信，說要收條的。顧母便命付了收條，方使蘭生將信拆開。裡頭還有土貞一信，蘭生看順唐的信道：

蘭生姻仁兄大人閣下：十一日揖別後，同知三兄前抵京口。次日即附輪東下，十三午前抵申。是夜即發一函將姻老太太夫人之意詳達。

尊翁現得回信，准於來月二十七日進屋。弟因事急，同洪魁兄將工催督。大約日內可以完工，擬請府上於十月二十四日，由邗江動身，其部署束裝各事，知非容易，弟當於二十以前到揚，代為料理，即煩知三兄先來領裝先行，以免急促。其輪船官房客票，當為購定。區區一夜，不必大餐房也。日本來信一封，茲並附上，專此。即請闔第均安。

姻小弟胡枚頓首

蘭生看畢胡順唐寄來之信，一一告知祖母。既而又把父親的信拆看，大略說前寄之十萬兩，知已收到，心中頗慰。老太太今年既要遷移，只得均托順唐，男不能回來了。冬間縣考，務令蘭兒入場。上海為人才薈萃之地，中西學問，好的甚多，倘有正經人，盡可交結。茲許蘭兒月支百金，為資助結交及筆墨之費，但上海煙花極多，子弟血氣未定，易於失足，此節最為緊要。倘近狎邪僻，須以家法懲之。不可上辱先人，下流不肖。許夫人看著蘭生，一面點頭道：「好，你可記得？」蘭生只是笑，因看下面道：

「要想延致韓穎夫，若其到申，蘭兒盡可結交，留在家裡朝夕請教他必有大益。楊先生倘肯到申，仍請教讀，不能相屈，方可再請別人。所有置備車馬，請母親自行斟酌。珩兒親事既是十分緊要，也只得遵辦云云。」蘭生看珩堅微微一笑，當時把信放好，請老五再畢前說。老五道：「孔夫人因不能生育，常常聽得西鄉有銅觀音，求子甚靈。夫妻兩個商議求子，遂齊戒沐浴，到觀音前許願，求得一籤。籤上的比例是賈太傅遷謫長沙，一看下面，乃是中下籤，有四句籤語道：

九畹靈根，三生情種。孽海啼珠，回頭是夢。

蘭生道：「咦，什麼解釋？九畹是產蘭之所，難道蘭花神轉世做他的少爺麼？還說三生情種，必定多情的了。只是下兩語不好。」老五道：「我也如此想，他夫妻疑疑惑惑，回到蘇州，不上三個月，果然坐了喜。到癸酉年三月初一，是萬春節，夫婦夢見一個癩頭和尚贈他一枝素心蘭花說你們要兒子，我把這香祖送給你罷，將來長大，必有出息，你們須好好栽培，只是識不得字。夫妻醒來，所見皆同，彼此奇異。以為必定有一位干蠱郎君，豈知生了一女，生下之時，異香滿室，空中仙樂嗷嘈，微聞歎息之聲。夫婦見生了女孩，雖然失望，卻也愛勝連城。最奇的生後右手心裡有同心蘭兩朵，勾畫分明，到三歲上漸漸的隱去。」顧母道：

「果然稀奇，這位姑娘必定有些來歷。」珩堅道：「籤上說的，九畹靈根，必是蘭仙無疑。」老五道：「他夫婦因這個上頭，便題他一個閨號畹香，單名一個瑗字，當男兒一樣看待，小時節便裝男子妝束，編了髮辮，穿了小京靴，自己教他讀書。這位小姐十分聰明，又是粉裝玉琢，貌若天人。人家見了是一個年少書生，翩翩公子，寫得一手董香光字。到十四歲上，詩賦文詞，已無體不工。書也看得多，記性又好，針線又好，就是一樣不好，多恨多愁。往往撫景生情，流連傷感。」蘭生道：「和尚說叫他不要識字，為何又使他通文呢？」珩堅道：「他愛這位小姐，自然要他讀書了。」許夫人道：「讀書只要明理，便不妨的。」老五道：

「他父母因為愛他不忍嫁他，要想招贅，選來選去，均不稱意。豈知他哥哥鬧出一件事來，恰遇敵人入寇，器倫貪圖重利，在閩海一帶販運米糧被仇人告發，說他濟匪，將家私一齊抄查，累及楚君，將賣屋的三千金，也被抄去，並將功名革斥。器倫、楚君回家眷發邊瘴充軍，楚君抱此奇冤，不到幾日，即行氣死。孔夫人同這位小姐大哭，草草成殮。幸得有一位同年替他辨冤，說器倫、楚君早已分拆，各居不通閩閩。當道也知其冤，便把楚君的家眷開脫了。說汪某已死，後人應免追究。此事遂緩了下來，僅不過器倫一家出關，豈知仇家還不稱意。必定要孔夫人等充發，要想再去告狀。此時便惱了義僕秦成，秦成見汪家如此消敗，都被這個人所害，乃必定要一網打盡，實在過分了。於是連夜去把仇人殺了，到官自首，上憲憐其忠心，也只定他一個軍罪。孔夫人不見了秦成，心裡想他是有忠心的人，未必為汪氏貧了，逃走到別處去。後來打聽他殺了仇人獲罪，心中感激，到監中去張望他，彼此痛哭。秦成道：『老奴死了，已不足惜，恐怕幾天裡頭便要出門，只是畹香小姐總要保好，早早擇了一婿，老奴雖死，也瞑目了。還有一事，太太須要記好。』」未知秦成所說何事，且看下章分解。